水　　随　　天　　去

方　方

一

少年水下骑着自行车在江堤上风一样地往前冲。

太阳火辣辣地照着水下的头顶。水下的头皮滚烫滚烫的。脸也因了这烫变得赤红。水下身上的红背心已经湿透。原本白白的皮肤被暴晒成铜色。水下退学以后，连续几个月出体力，他的胳膊已经隆出肌肉。水下的脸上没有笑容，酷酷的样子。他的两条腿急剧地蹬车,像电动操纵似的,节奏均匀快捷。

水下一路带风地从修堤的人们眼边晃过。

有人喊着,水下,这么急吼吼的。去赶死呀!也有人叫道,水下,莫忙得那么狠，过来跟你讲几句话。少年水下谁也不睬。水下的耳边只有自己卷带而起的风声。叫喊声夹在风里，没有入耳，便被刮到了脑后。

洪水已经涨到了堤边。水面阔大得像海。水浪扑着堤角,仿佛随时都可以漫到堤外。护堤的树几乎全被淹没。从洪水中伸出一点树尖尖，像是水田里的青苗。上游牌洲湾的堤破了。死了好多人。沿江村垸的劳动力就都上了堤，日里夜里轮流守望。水下的爹病了，手足无力。水下就顶了他爹的名额。水下在堤上已经守了一个多月。

堤路有些坑洼不平。水下的自行车很破,哗啦啦地一路带响。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下的身子被堤路颠簸着,不由自主地弹跳。因了这种颠簸,使得风一样从堤上驶过的水下浑身都放射出一种兴奋。

少年水下真的是在兴奋着。

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兴奋由何而来。中午，水下的妹子水红送饭到堤上。水红告诉水下，二舅妈帮水下在镇上收购站找了一份工作,让水下赶紧回家一趟,水红上堤来替他。水下不想工作。水下觉得一旦工作就得天天守在一个地方,哪儿都去不了,憋得死人。水下觉得当农民就好,自由自在。水下一口就拒绝了。水红说,你下午如果不去,收购站就会找别人的。水下说,他爱找哪个就找哪个,关我屁事。水下不在乎镇上的什么收购站。水下想,我真想要赚钱,我还犯得着在这个破镇上 我当然走得远远的。我去南方打工,钱赚得不比你这儿多？水下就是这么想着，所以水下对镇上的收购站毫不在乎。

水下是个有自己主意的人。水下话不多。话都是想好了才说出来。水红无奈。水红说,你自己的事,我懒得管。水下心想,我的事什么时候让你管过 水下闷头吃着饭。水红无事,跟送饭的一个婆娘一说一答着。婆娘问,那个收购站是不是鱼头垸周三霸家的 水红说是呀。婆娘说,三霸是你家的亲戚吧 水红说,是我二舅妈的妹丈哩。婆娘说,听说三霸在城里包了小老婆,你二舅妈晓得不 水红说,莫瞎说。婆娘又说,你二舅妈的妹子是叫天美吧 她真是苦呀。苦得有口难言。水红叫了起来，叫你莫瞎说，听到没有！

水下没有听她们说话，可是话声却自动钻进了他的耳朵。水下心里惊了惊。问水红，收购站就是天美姨在的那个？水红说，是呀。

水下立即跳了起来。水下望着黄水浩浩的江面,恍然中,一个红衣女人的影子在上面晃动。女人的脸红红的，身上散发着小小的水下从来也没有闻到过的香气。水下想,哦哦,原来是天美姨呀。水下

三两下便扒净了碗里的饭。嘴都没揩，便蹬着自行车风一样地奔在江堤上。

少年水下想,天美姨的事,我当然是要帮的。

阳光明晃晃地照着。铺天盖地。这种明亮已经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字来形容。落在身上的阳光,便如成片成片细密的刺,扎得哪儿都疼。身边的一切都发烫着。一盆水泼下,光见一阵白汽冒过,没见土湿,立马就干掉了。前些日子下多了雨,从镇上通往乡下的土路烂成一片泥浆。现在又被太阳晒得硬硬邦邦,锉刀一样。早上过来送废品的人们都牢骚说，这路还能走么？卖废品的钱还不够补胎哩。

天美说，我还管得了你这？

天美将早上送来的废品一一理顺。天美戴着草帽，手上笼了双破手套。身上的汗衫已经烂了衣边。一条发黄的毛巾搭在她的肩上，天美不停地擦汗。可擦了也是白擦。汗水早就湿透了她的汗衫,内衣的轮廓透过紧贴的衣服显现了出来。

收购站外便是通往乡下的路。路两边长着青苗,碧绿着,一直延向天边。土黄色的路,便如一条布带,仿佛不经意间,被甩得老远老远。远得一直看不到尽头在何处。

一个红色的小点在布带的尽头出现。在铺天的绿色相夹之下，它好是醒目。天美搭起眼罩,眺望着。小红点越来越大,一直冲向天美。天美看清了,这是一个穿红色背心的少年。少年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车子发出哗啦啦的声音。链条似乎随时都可以脱落下来。天美就站在那里了，看着，像是在等待链条脱落。

红背心的少年水下一直冲到了天美跟前，才来了一个紧急刹车。辣辣的阳光把他的脸照得通红。他的汗水在脸上淌成了河。他的眼睛光彩四溢。他的嘴角上挂着笑意。他俊美漂亮，而且满脸快

乐。

天美说，你是哪家的孩子？怎么有点面熟？少年水下叫了起来，天美姨,是我呀。我是水下。天美惊异地说,水下 ?哪个水下 ?水下说,我二舅妈天香是你姐哩,以前我见过你。

天美一下子就想起了这个水下。想起了他，就想起了有趣的事情。天美忍不住就笑了起来。少年水下知道她想起了什么，脸更红了。他也笑了起来。笑时想,天美姨怎么一点都没有变呢 ?连笑声都没变哩。

一晃就是十年。那年水下去二舅家玩耍。二舅妈的妹子天美刚刚结婚，正好在她的姐姐也就是水下的二舅妈家。二舅妈拉着水下看新娘子。水下蹑手蹑脚地走近天美。突然他吓得退了一步。是天美的身上的香气袭击了水下。水下从来都没有闻过这样的香味，脑子有些晕。水下说,姨好香呀。于是大家都笑了起来。天美的丈夫三霸笑时还亲了天美一下。然后说,当然啦,我老婆不香谁香呢 ?水下见三霸亲天美，便说，我可不可以亲姨的脸？大家就又都笑了起来。三霸大声道,别人是不可以的,可是水下你这个小王八蛋可以。在大人的起哄中,水下果真亲了一下。天美脸上的香气更加浓烈,扑了水下一鼻子。水下喷嚏连连,鼻涕都流了出来。三霸大笑着,说,小子，记住，亲别人的女人会伤风。

阳光还是这么明亮地照着。天美和水下在阳光下同时想起了当年的一切。水下有点不好意思。天美笑了。天美说,啊呀水下,你长这么大了，成一个小帅哥了。水下想说天美姨还是跟以前一样年轻好看。可是话到嘴边,水下却说不出来。水下说,二舅妈让我帮你哩。天美说,姐替我找的帮手就是你么 ?水下说,二舅妈让我帮你。天美说,可你还是小孩子呀。水下说,不小了,我就要进十八了。

少年水下说着仰起脸。阳光便落满在他的面颊。所有的缝隙都

被照耀着，明明朗朗的。细细的绒毛也清晰可见。天美突然就看到了一个好透明可爱的大男孩，心里生出愉悦。天美说，好吧。你明天就来上班吧。

天美领着水下进了小杂屋。屋墙角上摆着一张小床。床上铺着蓝布单，干干净净的。天美说原先这里有个老头给她当帮手。前些日子,雨好大,老头着了凉。一直咳嗽,又不肯上医院看。结果三天前死掉了。天美说,你别怕,他没死这床上,在医院里死的。水下说,我不怕。我火旺着哩。

然后天美又说收购站就他们两人。事情好多。早上要收废品,隔三岔五地要把废品分门别类地送到县里。县里是总站。三霸是那边的老板。那边的人多，所以三霸其实也没管什么。送货回来，还要兼做天美屋里的杂活。烧火做饭打扫卫生以及洗碗。因为三霸要求天美每天记账。每一样都得记清楚。三霸对钱看得紧，斤斤两两都要一清二楚。所以物件多时,她根本就忙不过来。水下忙说,姨,我来了，你就不会那么累的。我爹妈都说我勤快着哩。天美笑了起来，说，那就好，那我就省心了。

天美的房子在小杂屋的对面。中间隔着堆满废品的场子。场子中间有一条窄窄的路，就几米远。走过去，拐一小弯，就见到天美的房门。天美屋的房门是绿色的。门框也是绿的。门上贴着年画。红底黑人。线条粗粗的。左边一个是秦琼。右边一个是关公。水下觉得不应该是这两人贴在一起，但他也想不起应该贴哪两个更好。天美见水下站在门边看画儿，就说，这是三霸贴的。三霸说要派俩英雄来看着我。天美说时，脸上浮出几丝冷笑。这几丝笑意落在水下的眼里。水下想，派两个英雄看着天美姨？这是什么意思？

水下跟着天美进了厨房。厨房小小的。里面黑咕隆咚。天美打开了灯。灯有些昏黄,低低的,快要贴到了天美的头顶。天美说,这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没窗,有个抽油烟机,可还是热得很。水下说,不热,比外面强。天美说,会做饭不 ?水下说,会。我在我叔家的餐馆帮忙过。天美说,那就太好了。想不到你年龄小小，倒有几分能耐。水天听到天美的夸奖，脸上便露了笑。天美也笑了,望着水下说,真是个俊小子,笑起来还要俊哩。

睡在小杂屋里的水下当夜就做了梦。水下梦见洪水冲垮了堤坝。天美落了水,在水里挣扎着叫唤。三霸站在岸上,挥着手,要关公和秦琼去救天美。关公和秦琼都说不会游水。两人推辞着。天美在他们的推辞中,快被水淹没了。水下心想,姨你不能死呵。水下就跳了下去。水下跟洪水打着架。打胜了,便拖着天美上了岸。三霸叔对着他大声吼叫着。水下吓了一跳，不知他为何吼叫。水下朝天美望去。天美的衣服是干的。她迎风站在堤上,衣袂都飘了起来。她在风中掩面而笑。

水下在天美的笑意中醒了。小杂屋里闷不透风。电扇吹着小小的风，一点也解不了热暑。水下想这是一个什么梦呢？

天还没大亮。从窗外望过去,目光透过废品场子的围栏,能看到远远的天边泛出了一点点红。外面还静着。水下就坐在窗边,看着那一点点红染色一样，越来越大。水下想，他好喜欢这个地方。

二

少年水下开着手扶拖拉机，把清理出的废品拖到了县里。

废品收购总站有一个大大的院子。水下在院里的树阴下看到了正喝茶歇凉的三霸。三霸光着膀子。身上的白肉很厚，有点往下坠着，和十年前水下见过的三霸不太一样了。但水下还是一眼认出了

他。三霸的眼睛有些吊吊的，像舞台上的戏子。水下觉得三霸有这样的眼睛,就是一百年不见面,他也认得出来。水下叫了一声,三霸叔。

三霸愣了愣,他望着水下,眼睛更加吊得厉害。三霸说,你是哪个？水下说，我是水下。天美姨的姐天香是我的二舅妈。她说你让我来帮天美姨的。三霸醒了一样，眼睛放了下来。三霸说，哦哦，是你呀，水下。我想起你这个小王八蛋了。我想起来了。当年我结婚时，你死活要亲我老婆。我是让了你一马的。三霸说着哈哈大笑。三霸的笑很洪亮，笑声在明亮的阳光中兀自地撞来撞去。水下能觉出四下里响起的当当之声。这声音把他的心敲击得怦怦跳动。

三霸说,好好好,跟着我干。照顾好你姨。我会让你发财的。你看，我的生意火着哩。水下没有做声，只低头帮着卸物。水下对发财兴趣不大。三霸说,来来来,水下,来陪你叔喝一杯。货让他们那帮杂种卸去。水下说，我不会喝哩。三霸说，不会？男人不会喝酒还不白活？我教你。水下说，我爹不让我学。三霸瞥了水下一眼说，都人高马大了，你爹的话还是个话？那你妈让你夹尿片你也夹着？

旁的人就都笑了起来。水下就只好坐到了三霸跟前。三霸给水下倒酒，倒完然后嘎嘎笑着说，我老婆除了我以外，还就被你这个小男人亲过。旁的人不解，说他亲了你老婆，你怎么不生气，还和他一起喝酒 三霸又笑,笑时跟水下碰了一下杯。三霸说,十年前哩,这小王八蛋还穿开裆裤。他闻见他姨香，想要亲他姨，你说我能不让？听者便全都笑了起来。有人说，是这样啊。那不光可以亲得，还可以睡得哩。

水下被大家笑得实在不好意思，只好低着头闷闷地喝。三霸说，嗨嗨嗨，嘴巴都给我放个岗。人家还是小毛孩，听不得你们这些话。三霸说着,又与水下喝酒。三霸说,水下,有你去搭帮做事,我就放心了。说完，三霸又压低了嗓子。三霸说，托你个事。替我把眼睛放亮

点,看好你天美姨。要有男人想勾引你姨,你不要放过他。盯死。水下说,三霸叔要不放心,就和姨住到一起去呀。三霸说,我这么大的生意,哪顾得了她 要不叔怎么来托你呢 水下说,好吧。盯死了又怎么样 三霸说,回头告诉我。我饶不了他们的。水下说,行。我保证不让人欺负我姨。三霸眼睛又吊了起来。三霸说，真话？水下说，真话。三霸便将两个人杯子都倒满了。三霸说,那叔今天非得跟你干一杯不可。两人就真格地碰了杯，而且都干了。

少年水下从来就没有喝过这么多的酒。一下子就晕乎起来。水下站起来时身子晃晃的,走路也不晓得南北了。三霸大笑道,真是只嫩鸡子,这一点黄汤就能醉 然后就叫人把水下扶到一间屋里躺下了。

水下一觉睡得人事不知。醒来时，天已经黑掉了。水下拉开灯，看到的是一间完全陌生的屋子，吓了一跳。好想了一阵，才醒过神来,想起与三霸喝酒的事。料不到自己竟然醉倒,竟然大睡,竟然错过了给天美做饭的时间。水下想着,便有些慌乱,忙忙地爬起来,拉了门就往外跑。

院子有点大。水下竟一时不知大门朝哪边开。下午来时,什么都没能看清，人就醉倒。水下觉得自己真也糊涂得可以。

院里已经没人了。当然都下了班,但院里并不静。热闹的声音虽然在街上,可全都翻过墙头掉了进来。水下叫了一声,从哪出去 没人应。

有一间屋的灯亮着,门做得老大。水下便撞了进去。水下说,里面有人吗？水下的声音和身体同步进到房间。话音落下，没等回答，水下便已经看见了人。那是三霸叔和另一个女人。三霸叔搂着那女人坐在沙发上。那女人脸上抹着厚厚的粉,却不是天美姨。水下一时就愣了。

三霸 见水下站到了屋里也没当个事，依然搂着那女人没松手。

三霸说,水下,酒醒了。水下闷闷地‘嗯’了一声。三霸说,现在回么?水下又‘嗯’了一声。三霸怀里的女人笑了起来。女人说,这孩子不会说话?水下看了那女人一眼,心道,放屁。你凭什么坐在三霸的怀里,那是我姨的位置哩。三霸说,从我这屋墙角拐过去就是大门。水下听罢掉头就走。人刚出门,就听着三霸在身后叮了一句,回去在你姨跟前少说一句就行。水下想,管你。你在外面惹女人,倒让我看好天美姨。

回去的一路,水下心里都在为天美打抱不平。又觉得三霸真没眼光,天美姨这么好的人儿不好好珍惜,倒跟一个裹着厚粉的二百五女人黏糊。水下想着,心里就生气。一生气就瞎使劲,把小拖开得突突突的,有几回险些把自己从座位上颠下来。

堤上的灯隔不多远便亮着一盏。不时地有人喧嚣。一队军人往堤上跑,脚步把地踏得刷刷响。水下知道,堤上有情况了。天没下雨,水没再涨,这情况就是水浸的时间太长,堤土不经久泡,松软了,土就要往下泄了。水下在堤上时,这事出过好几起,只要发现得早,也不会有大事发生。水下在堤上呆了一个月,对水情已经知根知底。水下对超过他的队伍叫道,不用这么急啦,堤没那么快垮下来。军人们不听他的,按照命令,一直往前跑着。

到镇上时,天更黑得透了。镇边上稀疏的灯火在水下的眼里明明灭灭着。收购站就在进镇子的路口上。水下想,这时候天美姨一定睡了。天美姨的床上铺着淡绿的单人睡草席。墙角堆着被子。被子是淡紫色缎面的。被子下露出小碎花的床单。天美姨说这还是她结婚时,水下的妈送的礼。水下觉得那淡紫的缎面和小碎花的床单很配天美,心里便觉得自己的妈很有眼力。水下想,天美睡在小碎花的床上,盖着这淡紫缎面的被子,眼睛闭着,脸会是红红的,样子一定很美。水下的心里情不自禁地出现了他想象中的画面。那画面果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是很美的。

少年水下带着一点胡思乱想拐入一个弯道。远远地亮着一盏灯，像是挂在半空中。水下认出这是收购站大门吊着的灯。每天晚上，天美都是早早熄掉的。天美说，反正晚上也没什么照头，能省电就省一点。现在这灯却亮着。水下知道，这是天美为他亮的。想过后，心里就有些暖洋洋的。

水下停下小拖，还没来得及进院门，就听到天美的声音从院墙那边飘了过来。天美说，怎么回得这么晚？是不是路上出什么事了？水下在吱呀的门响中，走进了院子。门是天美从里面拉开的。天美身着下午水下进城前一样的衣服。天美没有睡觉。甚至连澡都没有洗。天美说，我一直在等哩。水下心里莫名地就热了一下。水下说，三霸叔让我陪他喝酒，我喝醉了。天美说，你小小一个人儿，喝什么酒？他让你喝你就喝？你跟他这个酒鬼学什么？天美的声音大大的，显得有些生气。

水下心里好紧张。他不喜欢天美姨生气。如果天美姨生了他的气，他会感到不安。水下说，姨，你别生气，我下回再不了。天美说，我不是生你的气，我是生那个王八蛋的气。他自己喝坏了心肝也就算了，可你还小，怎么能让你喝酒，还灌醉你？水下忙说，姨，不是三霸叔灌醉了我，是我不会喝酒，喝一点就醉了。天美说，你别替他说话，那王八蛋是个什么货色，我比你清楚。

水下默然。水下能察觉到天美的怨气。那是对三霸的怨气。水下想，姨为什么这样骂三霸叔呢？姨不喜欢三霸叔了么？想过后水下又转念，他妈也常是朝着他爸骂骂咧咧的。骂是骂了，可是他妈心里还是只有他爸一个人。水下不太搞得懂既爱却又要骂的道理。

这天夜里，水下睡得很不安稳。他又做了梦。梦好乱。老有一盏灯挂在那里。灯下吱呀吱呀的门声又一直响着。有一个人在骂人，但

人面模糊。水下怎么也看不清他的脸。水下想问你是谁,却又出不了声。然后水下又觉得有人走到了他的床边,很鬼鬼祟祟的样子。水下心知自己是睡着了的，便使劲想让自己醒来。于是水下在床上挣扎，他甚至觉得自己在掐捏自己,自己在拍打自己,自己在叫唤自己。好一阵折腾，水下终于醒了。

外面的月光很亮。软软的光从小杂屋的窗口涌进屋里。所有的一切都清晰可见。床边空空的，根本无人。墙角有老鼠啃木头的声音。只是一个梦而已。

三

水下的心里做贼似的虚。天美在他的面前走来走去时，她的背后总有一个抹着厚粉的女人也在水下的眼边晃。水下想想就觉得恨。觉得那女人脏了他的眼睛,觉得他的天美姨正在被人欺负,觉得自己知道了根底却帮不上忙。于是水下也很是恨自己。

水下想告诉天美,三霸在外面有了女人。可他不敢。他不是怕三霸，因为三霸对于水下来说又算得了什么？不是因为他是天美的丈夫,他水下这辈子恐怕都不会认得这个人。水下怕的是天美。万一天美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呢？万一天美伤心起来哭得你死我活的呢？万一天美想不开要去寻死呢？水下想到这些,手脚就软软的,话到嘴边又跟着唾沫一起吞回去了。可是水下又不甘心天美这样被骗。水下总想暗示天美一点什么。

水下在帮天美做晚饭时,总是说,姨,你得叫三霸叔晚上过这边来吃饭。我做的菜好吃。天美说,他哪里肯？这里是乡下,他想当城里人哩。水下说,他把你一个人放在这里又怎么行呢？天美说,又怎么不行？没他在我耳根还清静哩。水下又说,可是我妈说爹娘不在一

间屋里住就不像一个家。天美却说，谁稀罕跟他像个家。水下就没法往下说了。水下想，难不成天美姨知道那个抹厚粉的女人？天美说，你就不要操这心了，有你跟姨搭伴，比那个王八蛋要强一百倍哩。下月我就叫他给你涨薪。

天美的话很让水下心里受用。水下身上的血都流得快了。水下在厨房旋转一样地做事。天美似乎看透了水下。水下一做事，她就把这种让水下受用的话挂上了嘴。水下做事就更加麻利。原先堆压在天美身上的活儿，只几天工夫，就都叫水下包了下来。天美的眼睛都笑眯了缝。衣服也开始往好看的换。被太阳晒得发黑的脸，渐渐地在转白。有风吹过时，水下还能闻到他小时候闻过的香味儿。

天美说,水下你真了不得哩。又俊又能干,哪家妹子嫁给你就享福了。水下的脸立马就红。水下还没有跟女伢子有过什么往来。水下在中学时根本都不看女伢子。水下光知道跟一帮半矬子男伢爬树游水，然后扎成帮到外村去打架惹祸。那是水下其乐无穷的生活。水下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女伢子对他有什么用。

每回水下红脸时,天美就会笑,声音格格地,像家里吵醒的小闹钟，又清脆又入耳。笑完天美就会叹说，也是呀，刚脱下开裆裤的男伢子，还不晓得女人的好处，心里头还黑着哩。水下不懂天美的意思,便问为什么心里头黑。天美说,女人是灯哩,装进了心里,你心里头才会亮。水下还是一脸的疑惑。水下说，女人怎么会是灯呢？

天美见他如此这般,便更是笑,笑得人弯下了腰,直起来时还喘气。这回天美的笑声如风，索索地一直钻进水下的心里。像吹掉灰尘似的，吹走了存在水下心里的疑惑。水下觉得自己的心里果然就好像比以往亮了。有种异样的光在里面照着。水下想，未必我心上也挂上灯了？

水下每天收拾完厨房，也不过晚上七点。天美在水下洗碗时做

账。水下手一空，就来帮她。原本天美做账一直要做到九点钟，有了水下的帮忙，八点不到就做完了。这样一来，晚上的时间就闲下了。天美的屋里有吊扇，吊扇的风大。天美的屋里有一架沙发，沙发包着红底黑格子的人造革。天美的屋里还有台单门的冰箱，冰箱里有冰水喝。天美就让水下到她的屋里看电视。两人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说着碎话。水下总是会去冰箱里拿冰水喝。水下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好好在屋里坐过。水下在家里吃罢饭一抹嘴就出门玩去了。回到屋里人就乏得像一条刚打完恶架的狗。见床就倒，倒下就能顺着。睡到醒时,天已大亮。起来揩一把脸,吃一碗面,又一抹嘴出门去了。水下自己都不记得除了学校，他在家里什么时候好好地在板凳上坐过。现在他却坐在天美屋里的沙发上跟天美长一句短一句地说些没油盐的话。那些话没一点用处，全是废的。水下想，原来坐在家里说话这么快乐呵。怪不得爹妈都喜欢坐在家里哩。

有天晚上，电视里在演电视剧。一个男人瞒着他老婆在外面有了皮绊。水下看到那男人跟皮绊接吻时，心里咚咚地狂跳。天美则咬牙切齿地骂人。天美说，这种狗男女，死绝了才好。而且死也不让他们好着死。叫雷劈死。叫狗咬死。叫车撞死。叫刀砍死。

天美每骂一句，水下心里就会出现三霸和那个粉脸的样子。他们在水下的心里按照天美骂出的方式一遍遍地死去。天美骂完，电视播起了奶粉广告。广告里的小婴儿扬着小胖脸咧开着嘴笑得好欢。天美的面色突然阴郁下来。水下没有注意天美的脸色，心里还想着刚才的电视。水下说，姨，你说女人是灯，要是男人心里头有两盏灯该怎么办？天美说，那他的心就会被烤焦。烤焦的心是黑的。天美随口答着，她还沉在自己的心事里，这心事像小蛇一样咬着她。水下说,姨,要是三霸叔心里有了两盏灯呢？

水下的问话像块石头，把天美的心事砸碎了。碎片水珠一样散

开了，水下的话冰山一样突现在海面。天美转过脸，没开口，只死死地翻着白眼盯着水下。盯得水下心慌意乱。水下说话的声音都抖了。水下说，姨，你怎么了？天美说，你老实说，你知道了什么？水下说，我没知道什么哩。天美说，你还不跟我老实说。水下嗫嚅道，我我我，我听人说三霸叔在县城里另外有个女人。天美说，就这？水下不敢说出他的亲眼所见。水下说，就这。我在堤上听到的。天美说，堤上听的？不相干的人都晓得这事？水下说，好像吧。天美便狠狠道，三霸这个王八蛋，真是丢尽了我祖宗八代的脸。

水下有些诧异。水下想未必天美晓得一切？水下说，姨，你都晓得？天美说，这样的事，我能不晓得么？水下就有些不明白了，既然晓得了，怎么还能成天笑笑地过日子？水下说，姨，那你怎么忍得下这口气？天美说，我不忍下又怎么办？冲到城里去杀掉奸夫淫妇？水下说，那……姨就任他们这样胡为？天美说，我没办法呀，我只有先忍下再说哩。水下说，我姑家表姐在汉口城里做事，她男人跟别的女人相好，我姑家表姐就把那男人休了。天美说，乡下跟城里哪能一样？你姑家表姐休了她男人，她毫毛都不少一根，照样过得好好的。我要跟三霸离了，就什么都没了。就收购站这块地头，他也得要回去。三霸少说也有上百万家产，我把位置让出来给那个妖精，还不好死他们了？做梦都笑得醒哩。你说我能这么便宜了他们？

水下想想，觉得确实不能。可是，水下心里好替天美抱屈。水下说，这样忍着，不也便宜了他们？天美长叹了一口气说，你还是小孩子，不懂呀。你以为姨真咽得下这口气？你以为姨真忍得了心里头的火？你以为姨不想一脚踢掉三霸去他个屄？可是没办法呀。我一个女人，离了夫家，去哪？回娘家么？女人嫁了出门，娘家就不是自己的家。我若吃住都在那里，娘家人还不烦得眼睛冒血？我既没地头可去，还不只有忍忍忍？

天美的话说得好凄然，脸上也满是哀苦。水下心里当即就有些酸酸的。他觉得老天好不公道，像天美姨这样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苦楚？

水下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好了。天美一肚子的苦水都漫进了心里，顿时也无话想说了。天美说，水下，睡去吧，明天还要干活哩。

水下乖乖地出了门。门外的月亮依然很亮。星星不知人间愁苦地挂满了天。夜空很热闹，璀璨得像是有喜庆。而天美的屋里却充满着忧伤。

水下还没来得及走进他的小杂屋，那扇洞开的窗口便传出天美嘤嘤的哭声。电视机还响着。里面有人在唱‘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水下心里一阵阵的难过，仿佛被什么东西揪扯着。水下这辈子还没有这么难过过。

四

三霸到废品收购站来的那天，水下刚把早上收到的货堆上小拖。太阳辣得厉害，水下的衣服全都湿透。水下叫道，姨，有冰水没有？便这时他看到了三霸。

三霸开着一辆卡车突突突地歇在了门口。三霸没进门就惊惊乍乍地喊，天美，你个骚婆娘怎么做事的？大白天里怎么一点人气都没呢？水下就站下了，有点愣愣地看着三霸。三霸说，发什么呆呀？我又不是美人，没得看头。你姨呢？

天美从屋里出来。她穿着一条蓝花的连衣裙。头发挽得高高的。天美说，喊什么喊？五里外就能听到你的喉咙。有人气时你看到过么？三霸见到天美，立即忽略了他刚才的话。也不再问，只是打量着天美。天美说，怎么，住进了城里，连老婆都不认识了？三霸说，你就

这样打扮着干活儿?把自己当饵,打算勾人?天美说,放你妈的狗屁!还不知道谁成天在勾人哩。三霸说，好好好，我今天不想跟你吵。

三霸说着扯着天美的衣服进了屋。水下就一直呆望他们，一直望着他们进屋，也忘了自己要喝水。其实三霸扯着天美进天美的屋子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可是水下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不是滋味。因为那小屋是他和天美的小屋。是他们俩人每天晚上坐在沙发上喝冰水、看电视以及闲聊的小屋。现在三霸却洋洋乎乎地拉着天美就进去了。水下心里有些忿忿的。

天美从窗口伸出头来。她朝水下招了一招手。水下忙跑到窗边。水下说,姨,什么事?天美说,你叔说今天下午的货改明天再送。你去街上买点菜，叔要在这里吃夜饭。水下心里立即有几分索然。天美说,弄几个拿手菜,好好露一手给你叔看。水下点点头。一句话没说，掉头而去。

水下在街上走了一圈，却没有买菜。他有些恹恹的,提不起精神来。水下想，怕是今天太热了吧。怕是今天活干得太多了吧。怕是今天自己肚子不饿吧。水下闲想着，就这么在街上空着手干走路。

眼见得天有昏色了，水下才三下两下在快要收摊的农民手上买下几样小菜。还没走到废品收购站门口，就听见三霸咆哮一样的声音,哭哭哭,哭了去死呀。动不动就哭,你以为我怕你哭?水下仿佛被人推了一把，抬脚就跑了起来。进门他就呆了。水下果然听到了天美的哭声。天美哭得撕心裂肺的。水下觉得自己的心肺也被撕裂了。

三霸从屋里出来,见水下手上拿着菜,朝他挥挥手,做快点,我吃了好走。水下一低头便进了厨房。天美的哀哭长一声短一声的，从所有的角落往水下心里钻。水下心里便好悲。水下想,姨,你怎么啦。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呢？

吃饭时,天美坐到了桌前,她的眼睛红肿着。水下看了一眼,心

里头像被咬了一口，隐隐有些痛。水下想说句什么，终是没说。水下把菜搁好，犹豫了一下，他觉得自己不应该上桌，便走了出去。三霸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满脸的快意。三霸说,水下,走什么走 来陪叔喝杯酒。水下说，我再不喝了，上回喝醉了，头疼好几天哩。三霸说,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没出息 将来还想成大事不 来来来,坐下来。你叔今天心情不好，要人陪喝。

天美不说话，她只是呼的一下站起来，进到厨房盛上一大碗饭，又取一盘,将各菜都夹了几筷,然后递给水下。天美说,水下,你上外边吃去。水下应了一声，接过饭菜，默然转身而去。天美在他的身后关上了门。

水下坐在院里一块废弃的铁砣上，悄没声息地吃他的晚餐。知了在院角的一棵杨树上使起劲来叫。叫得水下心里恓恓惶惶的。水下想要听听三霸跟天美吃饭时说些什么，却因了这知了的聒噪，什么也听不见。水下心里烦得慌,他骂知了,你这狗日的,闹毛病呀。水下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心里麻乱乱的，也不知道烦些什么，怎么样才能治掉这烦。

水下吃完饭，不想进去找开水喝，便在院里的自来水管上接了一大碗水，依然回到他的铁砣上，百无聊赖的一副神情，一口口润着。

门‘吱呀’开了,三霸走出来,剔着牙,嘴上还哼着什么,不成调。一副意满志得的模样。见水下,笑道,水下你这个小王八蛋,想不到做菜还有两下子嘛。合我的口。水下站起来,想了想方说,那叔就常过来跟姨一起吃吧。三霸说,我哪有这么多空 那边的娘儿们也不好惹呀。三霸的话说得落落大方。他没脸红,水下倒替他脸红了。水下说,那姨怎么办 三霸说,顾不得那些了,你姨这里,你替我担待着点。水下不做声了。水下想，真他妈的不是人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